

最漫长的祈祷

THE

LONGEST

TRIP

HOME

〔美〕约翰·格罗根 著
张玉梅 译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 Ltd.

最漫长的祈祷

THE LONGEST TRIP HOME

〔美〕约翰·格罗根 著

张玉梅 译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 Ltd.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最漫长的祈祷 / (美) 约翰·格罗根著 ; 张玉梅译.

-- 北京 :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2017. 10

ISBN 978-7-5596-0612-9

I. ①最… II. ①约… ②张… III. ①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156794号

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 01-2017-4227

Copyright © 2008 by John Grogan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DeFiore and Company Literary Management, Inc.

through Andrew Nurnberg Associates International Limited

最漫长的祈祷

作 者: [美] 约翰·格罗根

译 者: 张玉梅

出版统筹: 新华先锋

责任编辑: 刘 恒 徐秀琴

特约监制: 林 丽

策划编辑: 海 莲 宋亚芸

封面设计: 王 鑫

版式设计: 朱明月

营销统筹: 章艳芬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

(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83号楼9层 100088)

北京慧美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195千字 787毫米×1092毫米 1/16 17印张

2017年10月第1版 2017年10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596-0612-9

定价: 39.50元

未经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本书若有质量问题, 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 010-88876681 010-88876682

目 录

Contents

序 言 / 001

第一章 流动的夏日

- 005 我们在清新的加拿大空气中露营，朝安大略湖扔石头，吃着妈妈最拿手的烤猪肉青豆，然后跪着爬上二十八级台阶，祈祷生活幸福美满。

第二章 迷惘的时代

- 143 我终于知道了什么是真爱，不顾一切地一头扎了进去。我感觉自己如同一只蜘蛛从尼亚加拉瀑布滑落，无力反抗只能被水冲走。

目 录

Contents

第三章 离别的凛冬

192 当第一场雪在窗前飘落，整个世界都笼罩在白色中。他们唱起了爸爸最喜欢的歌，此情此景，真是很难让人不微笑，也很难不落泪。

尾 声 / 265

致 谢 / 267

序言

2002年秋天的一个夜晚，一个电话不期而至。妻子珍妮外出，我正在给三个饿坏了的小家伙准备晚餐。他们已经迫不及待地坐在了餐桌旁。在电话响到第三声的时候，我刚刚捞出意大利面，并把番茄酱搅拌到沙司酱中，我匆忙抓起了电话。

“约翰！”透过听筒，父亲的声音隆隆响。他听起来异常愉快。尽管已是八十六岁的高龄，他依然身体健硕。还像年轻时那样，每天清晨他都要做健身运动，其中包括四十个俯卧撑。他喜欢户外劳作，坚持自己修剪草坪、整理花园、清扫积雪、爬到屋顶清理凹槽。他有着十几岁青年般的精力，能够快速地上下自家楼梯。每天还可以保证六个小时的睡眠。他的笔法优雅自如，同1940年他在通用汽车公司当工程师时一样精准。他仍然坚持锻炼自己的思维，每晚一边轻轻松松地玩儿报纸上的填字游戏，一边吃花生。吃花生时他爱用筷子夹——他的标志性动作，这样手指就不会油乎乎的了。

他每天都嫌时间不够用。再有十四年，他就要成为一位百岁老人了。他开玩笑地说，除非等生命结束了，他才能有闲暇时间读他所列的休闲读物。他总是说：“等我‘退休’了……”

“嗨，爸爸，怎么了？”

他说：“只是问候一下。大家都好吗？”我马上把话题转到孩子们身上，

告诉他孩子们都很好。我一边把意大利面和调味汁端上桌，一边漫无目的地和父亲聊了几分钟。

我把手放在嘴边，告诉孩子们是爷爷的电话，示意他们小点儿声。

我对父亲说：“他们都向您问好呢。”

父亲停顿了很长时间说：“我有事情要和你说。”

我问父亲：“妈妈好吗？”

我们兄妹几个平时都担心妈妈。这些年来，她的身体越来越虚弱，腰部和臀部的情况恶化，导致她几乎不能动弹。近几年，她的记忆力也开始减退，反应迟钝起来。父亲成了全职保姆，帮她洗澡、穿衣服和进行看似可笑的每天大量而复杂的药物治疗。像工程师一样，父亲会用精确的流程图来安排每天的药物治疗。家里有治心脏病的、治糖尿病的、治关节炎的、治疼痛的，还有治疗老年痴呆症早期症状的药。尽管父亲语调欢快，但是每次电话一响，我都担心这次会不会是一个坏消息。

父亲说：“她很好。是关于我的，我今天有一个坏消息要告诉你。”

我走出厨房，离孩子们有些距离，问：“怎么了？”

“是一件非常糟糕的事情，”他说，“最近我总是感到筋疲力尽，不过没什么大事，仅仅是太累了。”

“嗯，您有太多的事要做，照顾妈妈、照顾家、照顾所有的事。”

“开始我也是这么想的，可能太累了。但是几天前我带你妈妈去鲍勃医生那儿做例行检查。医生看了我一眼说：‘还好吗？你看起来脸色苍白。’我告诉他只是有一点儿疲惫，别的并无大碍。他说：‘好吧，让我们为你检查一下以确保不是贫血。’鲍勃医生把我带进了实验室并取了血液样本。”

“然后呢？”

“然后结果出来了。果然，他是对的，我是贫血。”

“所以给了你一些补铁的或别的药，对吗？”

“是的，它们可以治疗贫血，但是还有一些更严重的，贫血只是一种更严重疾病的征兆。”

“还有别的东西？”

他犹豫了片刻，我知道他在仔细地选择合适的词语。

“当把我的血样取回来的时候，鲍勃医生说他们希望做进一步检查来排除别的可能。”

我把电话放在耳旁，等待着。

“他们告诉我，是白血病的一种，并且……”

“白血病？”这个词立刻在我脑中炸开。

“不是恶性的那种，”他赶紧说道，“人们一般听说白血病后会认为是急性白血病，那种是来势凶猛，很快夺命的。我得的不是那种，我这种叫作慢性淋巴细胞白血病，这种病就是安静地待在我的血液中罢了，医生说它可以潜伏在人体中很多年，像冬眠一样。”

“多少年？”我问。

“几年到十几年甚至二十年都有可能。”父亲说。

他的话在我脑海里翻滚。“那么，没有什么大事，对吗？”我问，“它可能只是一直睡在那里罢了。”

“医生就是这么说的。她的原话是，‘去放心过你的日子吧，理查德，不要担心，忘记这件事。’这是她告诉我的。我不用担心，他们会研究症状，跟贫血一样，每四个月检查一次我的血样。”

“对于那句‘不要担心’你怎么理解的？”我问。

“就是不担心呗，现在看着没什么事，”他说，“我只想保持健康，这样才能一直照顾你妈妈啊！”

在隔了几个州远的电话里，我有种说不出的乐观。爸爸总是撑得住，从通用退休后不久，得了心脏病，他撑过去了；我结婚后，他患了前列腺癌，也撑过去了。爸爸，一个拥有坚强毅力的男人、一个勇敢迎接各种挑战的男人，这次一定也能撑过去。那潜伏的癌症只需要好好看守，爸爸会精神抖擞地成功迈进九十岁，他会继续和妈妈共享那磕磕绊绊的、用了半个世纪打造的生活。

“真的不碍事，”爸爸让我放心，“我会听医生的话，试着忘记它。”

我问：“我能为您做点儿什么？”

“什么也不用做，”他坚持，“我很好，真的。”

“您确定？”我问。

“当然。”他说。

然后，他提了一个对他来说很重要的要求，一个看似简单、不费吹灰之力就能满足的要求，然而对我来说却很困难。

“只要你们记着为我祷告。”他说。

第一章 流动的夏日

1

“快起床！小懒虫们！”那声音仿佛从太空中传来。

“醒醒……醒醒，我的孩子们。今天我们要去度假了。”

我睁开眼睛，看到屋子的另一头，妈妈正俯身在我哥哥的床头。而她手里，拿着那根可怕的羽毛。

“起床时间到了。我的小蒂姆。”她一边哄着，一边用羽毛尖挠哥哥的鼻孔。

蒂姆用手挡开羽毛，努力地把脸埋在枕头里。但这些都不能阻止妈妈。她叫醒我们的方法日益革新，并乐此不疲。

她坐在床沿，开始用她喜欢的一个老伎俩。“现在开始，如果你一点儿都不喜欢玛丽·凯思琳·麦克伯尼，就板着脸不要动。”她欢快地发出“咯咯”的笑声。我看到我的哥哥，双眼双唇紧闭，下定决心这次决不能让妈妈得逞。“真的一点儿，一点点儿都不喜欢？”妈妈一边耐心地问着，

一边用羽毛刷过哥哥的脖子。哥哥此时更加用力地闭紧了眼睛和嘴。“我是不是看到一丝笑容了？哈，我想我确实有看到。你有一点儿喜欢她，对不对？”

蒂姆已经十二岁了，很讨厌一个名叫玛丽·凯思琳·麦克伯尼的女孩。这个女孩之所以会让十二岁的男孩讨厌，是因为她可以在操场上粗鲁地挖鼻孔直到流血，她也因此而闻名。我们的妈妈拿她作为早晨的起床号令。“真有点儿喜欢？”妈妈继续耐心问着，并用羽毛顺着哥哥的脸挠到耳朵，直到哥哥无法忍受为止。蒂姆的脸因为忍受这种折磨而变得扭曲，尽管他拼尽全力，但最终还是爆笑了。这种笑可不是他心甘情愿的。他从床上跳起来，“噔噔”跺着脚，冲进了卫生间。

带着成功的喜悦，母亲拿着羽毛向旁边的床走去。我的二哥迈克尔九岁了，同样很讨厌他班上的一个女孩。“嗨，迈克尔，如果你一点儿也不喜欢艾丽斯·崔沃特，坚持板着脸别笑……”她一直用羽毛挠哥哥，直到他也忍不住了。我姐姐当然也跑不了这样的待遇，而且她是我们几个中最大的一个，母亲总是从最大的开始依次叫起。

轮到我了。“哎哟，我的小约翰，”她一边叫一边拿羽毛在我脸上蹭，“你喜欢谁啊？我想想，难道是辛迪·安·塞拉霍斯基？”辛迪·安·塞拉霍斯基是住在我们隔壁的小女孩。虽然她只有五岁，我也只有六岁，她已经向我求过很多次婚了。我努力保持严肃的表情，下巴都颤抖了。母亲还不罢休，“是辛迪·安？一定是！”她说着拿羽毛划过我的鼻孔，我忍不住“咯咯”笑出来。

“妈妈！”我一边反抗地叫着，一边跳下床。清爽的空气从开着的窗户飘进来，带着新修剪的草坪和紫丁香的幽香。

“孩子们，穿上衣服，拿出你们的啤酒箱，我们今天要去圣安妮大教堂。”妈妈宣布道。我的啤酒箱是穷人版的军用小提箱，放在我的床尾，上面贴着一层废旧墙纸。不是因为我们穷，而是我们父母忍不住节省，哪怕只是一分钱。我们每个小孩子都有这么个小箱子，每当出去旅游时，这些结实

的厚纸箱就会被爸爸整齐地排放在雪佛兰的后备厢里，这样就是免费的行李箱了，爸爸妈妈都喜欢这个办法。

即使在我们这个天主教社区，其他人家也像多数家庭一样度暑假，比如去游览名胜古迹或者去游乐园玩儿。而我家却总去神圣之地，比如寺庙、教堂、修道院。我们点烛下拜，祈祷神灵保佑。圣安妮大教堂是北美最神奇的地方之一，它坐落在魁北克附近的圣劳伦斯河畔，我们从底特律郊外驱车大概七小时就到。接连好几周了，爸爸妈妈给我们讲了几百年来发生在那里的神奇的愈病故事。他们说早在1658年，一位在当时教堂里干活的农夫，在用石头砌地基时，他的风湿病突然好了。“我们的主办事是很神秘的！”爸爸喜欢这么说。

我们拿着装好的厚纸箱到了楼下，爸爸已经把准备好的帐篷挂在旅行车后面，远行途中我们就睡在里面。妈妈也做好了三明治，很快我们就出发了。圣安妮大教堂果然名不虚传：由大理石精雕细刻而成的双子塔直插云端，这是我见过的最宏伟壮丽的建筑。教堂里面更是令人难忘：主入口的墙壁上挂着数不胜数的拐杖、手杖、支具、绷带和其他辅助残疾人的器具。这些都是圣安妮治愈那些人时帮他们解脱下来的。

周围熙来攘往的都是前来朝圣、祈祷奇迹发生的残疾人。我们点燃蜡烛，父母领着我们来到教堂长椅那儿，跪下双膝向圣安妮祈祷，即使我们没有任何疾病需要祈求治愈。“你需要请求被接纳。”妈妈小声说。我低下头请求圣安妮，如果日后我的腿坏了，请让我能再次走路。在外面，我们爬上教堂北侧的山坡，沿途十四站形象地描绘了耶稣最后受难时刻的景象，我们在每处都停下来祈祷。这次行程的重点是我们爬上二十八级台阶，据说这些台阶复制于耶稣受难前爬去见彼拉多^[1]的台阶。但是，我们并不仅仅是爬上去，而是跪着并且每层都停顿一次大声说“万福马利亚”。

向上走的时候，爸爸妈妈身后紧跟着的是玛丽乔和蒂姆，之后是迈克

[1] 罗马帝国犹太行省的执政官，是下令将耶稣钉死在十字架上的人。

尔和我。在第一阶时，我们念道：“万福马利亚，你充满恩慈，主与你同在。你在妇女中受赞颂，你的亲生子耶稣同受赞颂。”在说耶稣名字的时候，我们把头低得很低。来到第二级台阶，我们又念：“天主圣母马利亚，求你在今日和我们临终时，为我等罪人祈求天主。阿门。”接着我们又爬上下一阶，继续诵念祈祷文。一遍又一遍，当我们慢慢地前进到最高处时，迈克尔和我互相戳对方并交换眼神，看谁能令对方先笑出来。

在去停车场的路上，我们路过一个礼品店，在那里我选了一个内装圣安妮的雪花玻璃球。妈妈在大教堂后面的水龙头那儿接了一瓶水。她认为这水是神圣的，如同从卢尔德^[1]或其他神奇的地方取来的圣水一样。之后教区的神父会为这瓶水祈福，而她会把它放在亚麻制衣橱里。当我们生病时，特别是持续发烧或嗓子疼、耳朵疼时，她便会取出这瓶水，用里面的水涂抹一下我们的前额、嗓子及耳朵并用手画十字。

回家的路上，爸爸和妈妈玩起了蜜月游戏，这总是给我们这些孩子带来无穷的乐趣。“低一点儿，孩子们，不要看！”妈妈一边指示我们，一边溜到父亲身旁的座椅上。她紧挨着父亲，将头靠在他的肩膀上并在他的脖子和脸颊上留下很多吻。他在开车的时候，双手放在方向盘上，宁静的笑容洋溢在他的脸上。父亲不是一个容易显露感情的人：晚上的时候，他送我们去睡觉，并不会拥抱或亲吻我们，而是和我们用力地握手，看来他已经和我们一样在享受蜜月游戏带来的快乐。

“亲一个，亲爱的。”妈妈轻柔地低声说。

我们四个孩子在后车里挤成一团，抬头看着他们跟情侣鹦鹉一样相依着，我们用聪明的暗语谈论他们。每个经过的汽车驾驶员想必都以为我们的父母是在度蜜月的新婚夫妇。只有很少人知道这对正在亲吻的夫妻已经有四个孩子了，而他们正藏在后车座，尽情地“咯咯”笑着。“又来了一辆车，”我们一致地尖叫着，“再吻他一下，再吻他一下。”妈妈总是

[1] 法国西南部上庇里斯省的一个市镇，也是法国天主教最大的朝圣地。

很乐意服从。

又一次成功的家庭神迹之旅即将结束。我们在清新的加拿大空气中露营，朝安大略湖扔石头，吃着妈妈最拿手的、在篝火上烤着的猪肉青豆，然后跪着爬上二十八级台阶并一直祈祷，祈祷生活幸福美满。我的父母热爱天主，互爱对方，也爱我们。我有两个兄弟和一个姐姐可以四处跑着玩耍打闹。我有一个房间，在那里可以随意拿任何我想要的东西如玩具或啤酒箱。最好的事情是，如果有什么事做错了，我只要一天的行程就能到圣安妮大教堂，用她那神奇的治愈力量让一切步入正轨。那是一段多么梦幻奇妙的时光。

2

我的父母邂逅于 1947 年，那时爸爸刚退役不久。他曾经在南太平洋上的一艘航空母舰上服役四年。相遇一年后，他们就结婚了，几周后母亲怀上了第一个孩子。

在即将为人父母之时，他们做了一个约定，他们的子孙后代，女孩取圣母马利亚的名字，男孩取圣约瑟夫的名字。圣约瑟夫没有享受任何生育的快乐，却承担起了父亲该尽的责任。在我家，圣母“无玷怀胎”是既定事实，没有任何争辩的余地。圣神奇迹般地将天主的孩子降临到处子之身的圣女马利亚的子宫中，而可怜但又毫无怨言的圣约瑟夫承担了一切。当我还是个小孩子的时候，就觉得这一切非常不公平。

我的姐姐，四个孩子中的老大，被赐予了两个天主教的名字。我的父母在洗礼时为她取名玛丽·约瑟芬，后来简称为玛丽乔。接下来的两个男孩分别叫蒂莫西·约瑟夫和迈克尔·约瑟夫。

在男孩子们降临之前，还有一个夭折的女孩。尽管她从未在这个世界

上呼吸过，但也被父母赐予了洗礼名：玛丽安。唯一见过这个女孩的人就是我的爸爸。尽管只有几秒钟，但爸爸说这个女孩简直就是完美无缺，就像一个洁白无瑕的瓷娃娃。医院对生产的女性都要实施麻醉，当我妈妈终于从昏迷中醒过来的时候，爸爸正守候在她身旁，极力寻找合适的言辞来告诉她一切。当妈妈睁开眼的瞬间，她脸上的神情让爸爸永生难忘。她满脸散发着幸福的光芒，笑容在唇边漾开，睁着大大的眼睛，眼神里充满喜悦的期待。然后，爸爸紧紧地攥着她的手，说：“亲爱的露丝，现在我们的孩子和天主在一起了。”

他们哭了，然后开始祈祷，并告诉自己，这一切都是天主的安排。一定是有什么神圣的原因，让这个孩子还没有经历人世间的这一切就升往天堂。随即，他们安排了一场天主教葬礼。直到今天，那小小的棺木仍旧静静地安放在安娜堡市祖父母的坟墓中间。

我出生于1957年，爸妈为我取名为约翰·约瑟夫。起先，他们希望我能够和爱尔兰守护神圣帕特里克同一天出生。当我错过那一天后，他们又希望我和圣约瑟夫共享同一天生日，而这个名字对我们家族来说有着特殊的意义。但不幸的是，我再次错过。当我终于在春季的第一天也就是3月20日降生后，我便拥有了另一个值得夸耀的资本：我的出生预示着春天的到来。

妈妈亲昵地称我为小水仙花。

从一开始，妈妈的这朵小水仙花就不是一朵受人冷落的壁花。或许是由于每天早晨我吃了过多的克兰奇船长牌麦片——那东西甜得我牙疼，或许是因为我是四个孩子中最小的一个，极力想要获取爸爸妈妈的关注，无论是出于什么原因，我生来就精力充沛，却没有与之相匹配的控制能力。在我最早的记忆中，我会像小龙卷风一样跑过屋子，使出吃奶的劲儿开心尖叫。有时爸爸干脆直接扑向我，将我整个抱起来按倒在地上，任由我的两条腿使劲蹬来蹬去也不放手，直到他确定我安静下来，不会再弄伤自己了。有一次，我在屋子里来回跑，抓来妈妈的扫帚举过头顶，扮演手持长矛的

骑士。“给我停下来，马上！”妈妈命令我。我倒是停下来了，不过在我放下扫帚前，它撞到了挂在门厅天花板上的枝形吊灯球，无数的碎片像淋浴喷头中的水珠一样散落在我身上。那天晚饭后，爸爸拿出秒表对我说：“小约翰，咱们来场小测验吧，让我看看你能不能安静地坐上一分钟。”“不许说话，不许动。”妈妈跟着说。很显然他们确信我办不到。

第一次尝试时，我坚持了二十秒钟；然后，三十秒钟；终于，我成功坚持到六十秒钟，坐在那儿，咧嘴笑着，小脸儿都笑扭了，心想这个新游戏真好玩儿。爸爸按下秒表说：“怎么回事？我输了，他居然做到了！”我立刻从椅子上冲出去，像阿波罗号宇宙火箭进入轨道一样在客厅绕圈，“砰砰”地撞到家具上。

在幼儿园里，老师发现了我的多动，为了帮助我学会控制自己，老师经常让我一个人坐在教室的角落里。

只有在特殊情况下，她才让妈妈把我带走，比如那天我用两个手指当叉子戳一个同学的眼睛，就像我最喜欢的节目《三个臭皮匠》里摩尔戳克里那样。那天回到家，妈妈说：“约翰，去拿乔治。”每次我犯错了，她都这么说。

妈妈非常相信体罚可以约束我们的行为，乔治就是她的实施工具。在被赋予名字之前，它只是根洗衣棒，一块约五十厘米长、五厘米宽的薄木板，妈妈用它把衣服戳进洗衣机的泡沫里。“约翰，去拿洗衣棒。”妈妈这么一说，我就明白意味着什么了：后背要挨顿棍子。

有天晚上，爸爸带我们全家去一家高级餐厅吃饭，我们四个孩子兴奋得静不下来。妈妈觉得让别的客人听见她用“打屁股”之类的话吓唬我们会很难为情，所以她小声地说出两个名字来。她看着玛丽乔，半开玩笑半认真地问：“我们回家后，你想见苏西吗？”从她的眼神和语调，玛丽乔马上意识到让这个苏西来不是什么好事。“不，妈妈。”玛丽乔立刻安静了下来。

接着，她将目光转向哥哥们和我，“男孩们，你们愿意见见我的朋友

乔治吗？”说着目光落在我身上。我尖叫道：“当然！”她接着说：“你记得乔治吧？不记得吗？我那位住在洗衣间的朋友！”我马上就不想见那个乔治了。

回到家，妈妈把那两个名字写在洗衣棒上，作为永久的记号。多年后，即使肥皂水把它们浸得褪色，也仍可以看见模糊的印记：一头是乔治，另一头是苏西。自打那天起，这根打屁股专用的乔治—苏西洗衣棒便成了妈妈有效的武器。通常仅用这跟木棒就可以把我们几个治得服服帖帖的。打玛丽乔一般用苏西那头，我们男孩用乔治那头。尽管妈妈只是疼爱地轻拍我们（爸爸对体罚没有半点兴趣），那根洗衣棒还是让我们闻风丧胆。不过这招对我并不是很奏效，我会在裤子里塞好几本《国家地理》以减轻疼痛。我自以为聪明绝顶，可一旦妈妈发现后，就会把目标下移，用棒子瞄准我的大腿。

我们住的街区叫“港丘”，尽管这里没有丘也没有港，只有临街的两条平缓的坡道和一个用推土机在两个小山似的丘陵之间推出的小小的人造码头。

码头连接的水道直通底特律最大的内陆水体之一的卡斯湖。毋庸置疑，它也是港丘的最大卖点。港丘由三条等级不同的街道组成。这种等级是根据距离水域远近而划分的。实际上，只有住在滨水地带的人们才能有幸从他们的房间里看见卡斯湖。这些房子又大又气派，简直难以用语言形容。住在这样房子里的人都来自地位较高的阶层，他们是医生、律师和企业老板。而这一带未濒临湖畔的其他住家，很多人像父亲一样从事中等收入的职业，例如制图人、保险代理人和水管工，当然还有机械工人。他们中的许多人，也包括我爸爸，都是被底特律三大巨头公司——通用、福特或者克莱斯勒汽车之一所雇用的。距离湖区越远，房子就越寒酸。

但是，在港丘有一个没有等级差异的地方，那就是“外区”。

外区是一片环绕在码头周围的绿色公共区域，虽算不上一个公园，但是比未修剪过的草地要强得多，它在湖区占地达几万平方米。开发商专门